野獲編補遺

野獲編補遺卷四目錄

著述
經傳佚書　祝唐二賦
忠義錄　季漢書
獻異書
玩具
瑪瑙　書畫學
秦璽始末　印章
諧謔
兵法用烟

嗤鄙

大臣異服　侮人自侮

釋道

道家兩府　道官封爵

番僧封爵　眞君封爵

廢佛氏　剳巴堅參

二徐眞君之始　薩王二眞君之始

張天師之始　眞人張元吉

神仙

神名誤稱

祥祈

黃衣人歌　宮殿被災
清明日天變　聖主徵應
婦人髭　不男
牡猿化牝　並蒂瓜
致大鳥
鬼怪
凶宅
土司
人化異類　夷兵

土司文職　緬甸盛衰始末
六慰　大古喇
老撾之始　老撾反覆
夷酋三公　土教官
土官承襲

外國

華人夷官　外國誇誕
也先誇國寶　奉使仗節
奉使被議　奉使不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著述

經傳佚書

永樂中御史劉有年沅州人上儀禮逸經八篇上不省其後朝鮮國進顏子一部亦不收顏子在彼國今當尚存若儀禮則不可問矣二書無論眞僞當非漢以後人所辦今乾坤鑿度等贋書盛行何獨遺二書不錄也近年癸巳日本議封貢禮部主事劉元卿疏言先秦徐福入海時必攜古經傳同往此時焚書事未起必有壁經

全書在倭宜詔取以補伏生之缺蓋祖宋時歐陽永叔日本刀子歌中語也時議以爲迂亦罷不行

祝唐二賦

成化宏治中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儁聲饒艷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烟花洞天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遁賦則皆俳語也余少時曾與友人賭鈔本尚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杯遞斝參觥著玉帳牙旗繡簇前品竹彈絲掩映出高牙大纛又云四邊廂眼裏火假揑妖言一會了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鄧鄧通紅粉臉不避是詐敗佯輸顫巍巍

巍峩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孜營一日三秋肯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惟求郎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聞雞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詞雖淫媟亦自有致蓋二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卽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忠義錄

景泰元年山西天城衛令史賈斌上言漢唐宋信用宦官馴致敗亡今宜法高祖事無大小必歸宸斷閹人不許竊柄臣於歷代忠義之臣撮其尤者爲忠義錄及恃寵宦官附之乞刋布臣僚庶官者不得行其奸宄矣上

奏蓋懲王振之亂也禮部尚書胡濙言斌語雖有理然章聖皇帝臣鑑已行此書不必且斌擅自離役宜押發回衛上從其言後斌不知所終濙素柔佞不足道然以景帝素狎宦官而不免爲濙所惑讒口可畏哉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陛者祖朱子綱目尊劉備爲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延祚三國志自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寧亦爲之叙其推許甚至間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尚儉者已曾爲此書吳爲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久已

編葺成全帙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
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眞州凡十六年遂買書作續
漢史旣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巳做了
經被放還南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者固
巳修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
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便出手做成蓋不特
謝生之書非出郗見卽吳之舊本亦徒自苦耳○尊劉
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周墨同科此
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幸而
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季雄之興漢不幸而他姓耳

唐之後存勗稱唐然雖虜而實賜姓編入屬籍系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昪則固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其輔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獻異書

本朝讖緯之書皆有厲禁惟奇門六壬之屬人間多習之士大夫亦有篤好且奇驗者苦不得秘本眞傳徒以影響推測耳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河南開封府封邱縣民劉安壽進禁書其目曰五符太乙書一十種景祐太乙書一十卷附洞金歌太乙新歷十品各二卷九宮太

乙太乙八運太乙草算太乙祭法太乙神算五福十神太乙各一卷太乙局成書二卷遁甲書六種景祐符應經六壬心鏡祭法局算祭法符六甲乾經奇門五總龜各一卷六壬書十種兵帳賦玉律鈴法中黃五變經草裹尋針法訣心印諸賦大六壬斷訣雜六壬書東方朔射覆㑹書各一卷意其中必有秘術秘訣今不知內府尚存此等書否至嘉靖末年世宗好元修遣御史姜敬王大任訪天下法秘歸而驟進學士於是方士趙天壽者進獻符法三十六本上曰法秘皆出眞傳特授道錄司右演法劾還鄉巳乞留靜虛觀爲上祈祝不許至四

十四年天壽又獻法秘二十三種上留覽終無他賞蓋
上是時已覺方術之不足信矣太祖時劉安壽進書亦
不聞有賜蓋亦竟罷歸去

玩具

瑪瑙

瑪瑙以西洋爲貴其出中國者則雲南之永昌府以色
紅者爲上紅白相間者爲纏絲品最下製爲酒杯書鎮
之屬凡市骨董者俱云宋做蓋本朝此石最少故屬之
宋以昂其價二十年西洋瑪瑙遍行天下其值不過玉
之十一而色之奇幻質之瑩潤遠勝舊物攜出遼東宣

府一帶每塊至有重百斤者按宋政和四年汝蔡等州
上言巖石多變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
以供御用後數十年果不復再見今偶爾盛產他時乏
絕必更踊貴亦理勢然也至如碧玉亦重西番向最艱
得邇年亦大至中華以故雲南碧玉頓賤

書畫學

本朝列聖極重書畫文皇特眷雲間二沈度粲兄弟至
直拜學士然其書不過元巙子山周伯琦緒餘耳尙不
能敵宋景濂也畫學則宣宗篤嗜御筆渲染傳世不少
而憲宗孝宗尤精繪事特人間不恒見耳又當時承制

待詔者僅僅林良吕紀之屬無能爲聖藝役較之宋畫苑諸公不啻重儓矣宋制書畫二學俱令習說文爾雅方言等書幷論語孟子又各占一大經書以篆隸草三體隸法又以虞褚歐陽楷體爲宗畫以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人主時出新意校試以第其上下至出身畧與算學同以故宋世書畫遠非本朝可企萬一以今太平盛世亦宜講究及此

秦璽始末

秦璽傳授其說不一據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御史臺通事濶濶朮告太師國王木黎華之孫拾得

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楊桓辨其文爲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眞古傳國璽且以出處始末考據以上云子嬰奉璽
降沛公傳至孺子藏於長樂宮王莽篡位使安陽侯王
舜迫太后出璽投之於地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之獻
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劉盆子爲其所有盆子奉璽降
於光武至董卓等作亂掌者投於井中孫堅征卓得之
袁術奪之於堅妻術死荆州刺史徐璆聞獻帝爲曹操
迎在許昌以獻之帝遜位以歸魏魏歸晉至懐帝遇害
璽歸劉聰傳曜因入石勒及石虎滅冉閔爲其將軍蔣
幹所得以送晉征西將軍謝尙晉始復有此璽隋滅陳

得之隋亡蕭后攜入突厥至唐貞觀四年后奉璽歸唐後朱溫篡唐入溫莊宗滅溫入後唐傳至明宗子從珂石氏入篡珂自焚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得之以獻至徽宗爲金所虜寶璽俱去此璽在焉今出者是也楊桓之說如此後順帝出亡璽歸沙漠宣德景泰天順三朝虜酋挾以自誇稱欲進獻者俱祖此說今儒生輩皆尊信其言以爲秦寶未入中國乃聖朝缺事而實不然宋李心傳云曹魏刻璽如秦之文但秦讀自右魏讀自左秦璽巳不在魏矣晉人自刻璽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永嘉之亂沒劉石而仍歸江南者晉璽也

晉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以玉璽求援於和惔傳侯
景北齊辛術得之以獻高氏傳至隋皆以誤爲秦物而
實慕容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於關中歷宋
齊梁陳而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後晉開運之亂沒於
耶律者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乃石敬瑭倣唐太
宗舊文爲之此石晉璽也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物
亡已久矣據心傳考證其詳核勝楊桓遠甚則今北虜
所寶者正不知何代所作五代會要又曰梁臺城之破
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匿之投於棲霞寺井中僧
永行又匿之至陳永定二年永弟子始以璽上不云入

於高齊也又云隋江東之禍爲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歸竇建德及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獻於唐不云隋蕭后以攜上太宗也又云同光間内難寶爲火灼文字訛缺淸泰之敗以寶隨身自焚寶遂亡失然則秦璽之灰正在此時後來宋元符元年咸陽民所得者元至元末拾得所售者又何物也况秦初刻時旣以爲趙璧則卞和所寶藺相如所奪皆是物矣世本又云秦取藍田之玉命李斯以大篆書之王孫壽刻之制如魚龍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但不明著其文云何而晉書直云始皇刻藍田玉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名曰傳國

璽是秦自有兩璽其文本不同至晉謝尙所得正與藍田玉璽文同但其文非受命於天旣壽永昌故李心傳斷以爲晉刻而當時說者又云其文龍飛鳳翥不足擬其勢爲摹印之祖則又似眞秦制非典午時所辨矣然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毁鄴中五級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按此則秦璽又入元魏而鄴爲曹魏舊都浮屠所藏正祖疑塚故智李心傳所云秦璽不在魏又屬臆說且并晉書所紀亦不足信矣元所得璽上刻螭形其旁無所謂魏受漢璽字其非秦璽明甚楊桓

何所據而定以爲傳國璽耶且當時考訂更屬可笑楊桓所辨既書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皇后宏吉烈氏手授成宗於即位之日矣而楊桓傳中又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何耶況秦璽爲漢元后所擲已缺一角今相傳者不言其形似又完好如初想後世得璽者皆知非故物姑借以塗耳目耶通鑑又云石敬瑭作受命寶其文云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又與倣刻唐太宗受命寶不同則開運間獻於契丹者果屬何璽耶今但就近世驗之後唐莊宗得魏州僧傳眞所獻傳國寶遂即大位不三年而死於亂兵宋元符得不二年而哲宗崩徽宗即位天

下遂亂元世祖亦即以得璽之年殂於大都矣即阿魯台也先輩攘竊紛紛不旋踵著僇設使眞爲趙璧亦非嘉瑞宜聖明之無取也○漢元后之擲璽也已目爲亡國不祥之物矣逮後沒於劉石北人珍之至稱東晉諸帝爲白版天子及永和間得璽於後趙始以正統歸之而晉人以璽至建康百僚畢賀其重又如此至若郗恢所得西燕之璽傳之蕭梁爲侯景侍中趙思齊與郭元建因攜入北獻於齊文宣歷宇文入隋文帝命爲傳國璽又改名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眞璽然謂秦寶爲後出且來自亡陳仍以北朝所傳爲第一而秦璽次之隋

亡寶建德妻以二璽俱獻長安至唐末業已亡失迨宋哲宗受段義之獻遂改紹聖之三年爲元符以昭神貺蔡京請以五月朔受寶其禮一同大朝會命名曰受命寶其時何等張皇至徽宗大觀元年又得美玉用舊印文摹刻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尊之曰神寶而元符受命之寶遂斥不用其輕之又如此至高宗南遷又自作受命寶其文一如秦璽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爲十一寶中之第二至北軍入臨安宋遣賈餘慶等奉傳國璽納降於伯顏伯顏卽遣囊加馳獻於世祖則拾得所收與阿魯台也先所獲又安知非宋南渡時物也

楊桓所考首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秦璽本文傳至石勒冉閔仍歸之晉正與拾得所藏脗合其說似矣然當時冉閔太子智獻晉求救都督戴施馳先入者其文乃為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太元間郗恢再得於西燕者無異然與桓所稱秦璽全文判然不同何以強合之一其說之矛盾背馳乃至於此因思東晉穆帝與孝武兩朝所收北方二璽俱非秦初刻之文最後劉裕入關上之晉恭帝者始為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李心傳但知駁晉三次得璽之非眞而謬云郗恢所獻文如秦璽又失紀魏太武鄴下塔中之物俱不免罣漏然終不

謂哲宗所受爲眞若楊桓曲諂後唐潞王焚璽之事遂直以宋元符所獻者當之傅會以實其事以故亡元遺種猶得珍爲異寶誇示中國耳然其誤又不始此也後趙石虎克上邦時既得劉曜傳國璽送之石勒矣至石虎僭稱天王又得璽於韓強其文如秦初刻則石氏已自有兩璽前燕慕容儁之滅冉閔也其璽已進之江南矣而儁又自謂獲傳國璽爲閔后董氏所獻封之爲奉璽君因僭卽帝位改元曰元璽是時鮮卑與中國又各據一璽爲重及後秦姚萇之擒苻堅索其傳國璽堅怒叱之以璽送晉爲言則燕晉之外又有一璽矣北齊天

保三年得璽於辛術以爲即永和間冉智歸之晉者然其文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與晉書所辨文相合然前氏習聞劉石得於永嘉者眞爲秦物以此璽屬之其誤何待言此後南北又隔至隋唐俱稱得璽然所寶用者果爲謝尙所上耶劉裕入關所得耶高齊所受於侯景耶魏太武所剖於佛像耶總不可得而知至後唐莊宗時魏州僧獻璽自云其師得於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時至是已四十年則後來光啟二年幸蜀僖宗付王建負之以從及唐禪梁命楊涉奉以入汴朱溫末年付朱友文妻及朱友貞將汴鄭珏請懷以詐降唐軍者

不知又皆何物何以俱云傳國璽也若楊桓所言宋哲宗時段義獻之朝者爲金虜去元時始出其說亦似可信但金太祖天武七年斡離不敗遼主於應州因得傳國璽以獻此時金宋兩邦方睦尚未交兵也又史稱金哀宗走蔡州宋會元兵入城自焚與傳國璽同燼則遼宋破敗時各失傳國璽而金亡又并璽一炬爲眞爲僞漫無證佐況御覽又云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其文又與秦兩璽不同今世傳宋薛尚功舊本璽文尚有三種卽博洽通人未敢定其孰爲秦物況蒜酪胡奴可責以博古耶○拾得一作世德又作碩德

趙思齊一作思賢戴施一作戴脩施楊桓所云王恭校尉乃姓公賓名就今但云公賓亦誤況公賓就得璽以與王獻憲自收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始送璽詣宛上之更始亦非公賓就自獻也事詳御覽○遼興宗重熙七年試進士賦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八字為題其寶之如此至天祚帝保大二年出亡失寶於桑乾河因以失國得非讖耶

印章

古來印章俱用銅王者璽用玉次則王侯用金漢人私印間亦有玉今多傳世價頗不貲唐人自名與字之外

始有堂室私記如李泌端居室是也然皆銅耳銀印自魏晉閒光祿大夫有銀青金紫之異然止施之官署本朝自玉璽外凡國寶及親王或賜番王俱用金其二品以上俱用銀印其私印用牙始於宋時我朝士人始以青田石作印爲文房之玩溫栗雅潤遂冠千古

諧謔

兵法用烟

宋相江應昌侍郎經略朝鮮命將士積草發烟以禦倭奴衆謂此等兵法古不經見馮開之先生云此法不載六韜三略僅於孟子見之坐客駭問坆馮徐曰首篇

有之矣不曰齊人代旬燕勝之乎一坐絕倒

嗤部

大臣異服

馬尾裙者不知所起獨盛行於成化年間云來自朝鮮國其始閣臣萬安服之既而六卿張悅輩俱效之獨禮部尚書周洪謨至重服二腰尤為怪事萬眉州亦何足責如洪謨素以理學自命哆口談天下大事服之不衷下僚且不可況司風化亟寄何以示四方雖遭彈射直至宏治初元始去位亦靦顏甚矣似此服妖與雉頭裘集翠裘何異今中國已絕無之向在都見高麗陪臣出

館袍褶之下揹四張蓬然可笑意其何服此裙耶

侮人自侮

吳中人士好爲滑稽向有一年少庠士吻流也一日遇所善俳戲曰禿子之禿字若爲寫僧應聲曰卽秀才秀字掉轉尾去士爲屈脈又嘉靖間吳中縉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建第出勞木工因謔之曰汝太辛勤當買一綠絹爲汝製幘裂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幘但得主翁所戴敝者兒惠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范蔚宗之誚竟慚恧不能對

釋道

道家兩府

宋道君崇道教至有道家兩府之目謂其尊貴如中書省樞密院也然林靈素署銜不過曰大中大夫沖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眞宮其官稱本與朝士夐異而侍宸視待制亦正四品而已至陶仲文於眞人之外加至少師兼少傅少保並拜三孤帶禮部尚書封恭誠伯則文武極品矣林靈素尙守本教不畜妻子仲文之子既比執政受京堂廕矣至仇鸞死後敗僇仲文亦以元功廕次子世昌爲國子生其義何居○陶仲文先拜眞人即

封父母并妻給誥命葢用龍虎山張氏故事而其妻封
誥乃得一品夫人不稱元君又張氏所不敢望

道官封爵

太祖既封張正常爲大眞人掌天下道教矣其子宇初
又襲職封爲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眞人仁宗
封劉淵然爲沖虛至道元妙無爲光範演教莊靖普濟
長春大眞人而弇州異典誤以爲宣德間事又封道士
沈道寧爲混元純一沖虛湛寂清淨無爲承宣布澤助
國佑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三品宣德元年從禮部尚
書胡濙請進封正一嗣教清虛沖素光祖演道崇虛守

淨洞元眞人張宇清爲大眞人領天下道教蓋宇清因劉淵然已爲大眞人意欲與之並上不得已勉從之且示訓於其號中至三年又賜張懋承爲正一嗣教崇修至道演法眞人周思得爲履和養素高士恭道教之崇仁宣二廟已然世宗朝之邵元節陶仲文已權輿於此矣

番僧封爵

永樂三年賜尚師哈立麻法王佛號十年又賜其徒尚師昆澤思巴法王佛號弇州紀之異典矣而不知宣宗亦崇佛教也宣德九年六月遣禮部尚書胡濙同成國

公朱勇持節封釋迦巴失爲萬行妙明眞如上乘清淨般若宏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葢又不待成化年間之尙師劄巴堅參與領占竹輩矣且宗伯掌文學而下行暬御之役其品安在哉

眞君進爵

成化二十二年進封二徐眞君爲金玉二闕上帝上命少傅大學士萬安往靈濟宮致祭太常寺謂祭舊用素饌今既封帝宜改用牲上命惟朕誕辰用太牢餘如舊至宏治十八年冬至遣大學士李東陽祭靈濟宮少師

劉健等言二徐之廟建於石晉時二人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不當使輔臣往祭時武宗初即位乃改命太常寺官若劉晦菴者可以言禮矣彼萬文康者其柔佞倚於胡忠安以預遺爲幸要之釋道二家均不足煩閣部大臣也○按永樂十五年加封徐知證徐知諤二眞君曰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淸微洞元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眞君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溥濟高明宏靜沖湛妙應仁惠護國佑民隆福洪恩眞君凡三十四字至加上帝號則僅十八字僭雖崇而徽稱減矣宏治初年追褫帝號仍稱眞君

廢佛氏

除佛之禁莫酷於元魏太武帝時用崔浩言盡誅沙門焚毁經像下令人間不出沙門者門誅浩至以妻所誦經投厠中不三年而浩受誅至夷三族其得禍亦最酷次則唐武宗會昌中用李德裕議毁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人不一年而德裕貶朱崖以死次則周顯德中毁天下寺院三萬三百有奇僧四萬二千尼萬八千而江浙湖廣吳越并晉不與焉并毁佛銅像鑄錢又次則宋宣和中除佛教改佛爲大覺金仙佛寺爲神霄宮僧加冠簪爲德士其事皆徽

宗獨斷法師永道一疏歷陳往事以諫不免刺配而蔡京附會將順又結左街道錄徐知常以媒進又欲合方士王仔昔著黑幞頭鐵簡以取燕山然與林靈素爲深仇其罪差輕故周世宗出師幽州疽發於胸旋軍而殂道君北遷終殞沙漠而蔡京僅貶死潭州益大禍獨萃於兩主焉本朝嘉靖十五年上既勅廢禁中大善佛殿建太后宮矣禮部尚書夏言以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頭佛牙等乃建議請勅有司俱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上曰今雖埋之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永除之於是言復議投之火上從之凡毀金銀佛像一百六

十九座金銀函貯佛頭牙等一萬三千餘斤旛之通衢此舉皆夏一人力主之亦越十年夏坐法死西市竟無後豈眞竺乾氏能爲祟耶抑數之偶合也

劄巴堅參

據憲宗史劄巴堅參外同時封者有劄實巴爲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演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鎖南堅參爲靜修宏善國師端竹巴失爲淨慈普濟國師俱賜誥命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擬於王者出入乘金輿衛士以金吾仗前導遠官莫不避路名入大內誦經呪散花米贊吉祥日給大官酒饌牲餼者再

錦衣玉食者幾千人中貴跪拜俱坐受法王等號有累至數十字者考秘密法卽胡元演揲兒法也元順帝以此寵信淫蕩致亂天下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聖主然元時所封以西天佛子爲貴極今以爲第二等號所稱法王者直呼曰佛卽於彼教亦僭紊極矣幸逃顯戮至孝宗而仍還京師豈秘密法眞如元人所譯爲大喜樂耶

二徐眞君之始

今都城靈濟宫二徐眞君故五代徐溫子知證知諤初祀於福建之會城名洪恩靈濟宫我成祖永樂十五年

聖躬不豫或云神靈異旋禱之而效又云夢授靈藥因
並封為金闕玉闕眞人立廟京師賜額如閩中次年加
封眞君正統初又加為崇福隆福眞君至成化二十二
年加伯號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
上帝號曰九天玉闕總督提神洪恩靈濟仁惠宏淨上
帝先已有四時皮弁冠大紅雲龍服至是又加平天冠
明黃羅紵衣神父亦加高上神王慈悲聖帝其袍在京
四時更換焚化不必言且每遣內官入閩賫送如京師
至宏治元年禮部尚書倪岳疏正祀典廢諸淫祀他神
俱已得旨惟二眞人僅革帝號及冠袍而福建冠服仍

六年一次差官不盡革也成化末年濫典但李彥省鄉常恩輩爲之倪青溪毅然奏革孝宗斷然力行足光新政但福建之祀謂二徐提兵平福建閩人德之圖像以祀至宋而賜今額按徐氏專政時全閩尚爲王延鈞所據至王曦遇弒延政亂國南唐遣查文徽邊鎬等入閩取其地尋爲留從效所據而福州入於吳越錢氏是時李昪篡位已沒其子璟嗣位二徐足跡何由涉閩境也則不但本朝祀典爲不經并宋時君臣於近代事亦殊憒憒

薩王二真君之始

國朝永樂間杭州道士周思得居京師以王靈官法降體附神所謂靈官者爲玉樞火府天將在宋徽宗時先從天師張繼先及林靈素等傳道法又從師蜀人薩眞君諱堅者學符術因請於上建天將廟於禁城之西宣德間改廟爲大德觀封薩眞人爲崇恩眞君王靈官爲隆恩眞君成化年間改觀曰宫又加顯靈二字每年四季遞換袍服焚化如靈濟宫而珠玉錦繡歲費至數萬馬據元人雜劇有薩眞人夜看碧桃花者蓋祖此至王靈官今神廟俱有之若武當山則處處皆是如釋氏之伽藍不知何以獨顯於都城乃爾此二官者俱在京師

兌隅雄麗軒敞不下宮掖而他正神列在祀典者顧寂

寂無聞豈神之廟食亦有數歟

張天師之始

張天師名道陵字輔漢生於漢光武十年居吳之天目

山以符水治病靈帝永壽元年白日上昇年百二十歲

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

宋熙寧中加輔元二字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眞君

子孫相傳以至於今東晉王曠王羲之父子俱奉其道

後魏寇謙之以其教授太武帝及宰相崔浩至宋眞宗

賜其裔信州龍虎山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立授籙

院及上清觀蓋其時崇奉天書故有天師之稱胡元至元十三年始命張氏三十六代道士張宗演爲輔漢天師演道靈應沖和眞人遂眞拜天師至於今俚俗相傳猶循此稱本朝洪武元年八月始革教主天師之號封張正常爲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眞人秩二品隆慶中降爲提點六品至今上丁丑仍復眞人其中有故一時言官不能救正然每子孫赴吏部承襲時必青衣小帽進驗封司門報道士進來叩頭司官坐受至襲號見部始加禮貌○洪邁云徽宗政和間張氏三十代孫虛靜天師治同州白蛇事最異至宣和二

年又治蔡京孫媳被魅更爲靈怪後知汴京將亂潛歸鄉尸解去復隱峨眉山蜀人時見之虛靜平生不娶遂無嗣以族絡其後葢其嫡派自北宋已絕宜其法之無傳也

眞人張元吉

天順元年正一嗣教沖虛守素紹祖崇法妙契元機宏悟大眞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元吉進封爲沖虛守素紹祖崇法安恬快樂淸淨元同大眞人妻胡氏封志和履善沖靜元君賜以誥命至天順八年憲宗卽位又疏請加封號且請改母封爲太夫人并乞加六字爲號吏部

執奏云無故事上曲從之改封體元悟法淵默靜虛闡
道宏化妙應大眞人其母加慈和端惠貞淑太元君獨
不封太夫人平至成化五年元吉殺人事發其死者皆
下私獄幽暗慘酷或縊之或囊沙壓之或縛投深淵凡
殺四十餘人至有一家三人者其他僭用器物擅易制
書強奪良人婦女詐取平人財物不可計數上命械至
京庭鞫之具服刑部擬凌遲處死流其妻子黨與絕其
蔭封仍籍其族而徭役之上命監候待誅刑科都給事
中毛宏等執奏云元吉於十惡之內干犯數條萬一死
於獄中全其首領無以泄神人之憤乞即押赴市誅之

上命仍監候未幾赦元吉杖一百戍甘肅衛又以母老
乞恩復命還家竟死牖下其子元慶仍得嗣爲眞人又
傳至嗣孫張永緒荒淫不檢死無嫡子爲吏部主事郭
諫臣所奏不當復襲江西守臣又言張無功於世有害
於民宜永裁革禮部覆奏請革封號以裔孫張國祥爲
上清觀提點改鑄提點印上從之其後復襲眞人卽以
國祥嗣爵其人時時入朝京師頻留主齋醮與其子爲
狎邪之遊各買樂婦爲姬妾至今遨游諸貴戚間飲博
諧謔之外他無所解

神仙

神名誤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余竊以為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成質首仇其猥賤可知狹邪諱之乃駕名於關侯坊曲娼女初薦枕於人必與其艾豭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眞君初入鞠場子弟必祭之云即古二郎神又云即徐知證知諤余思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寵踰制何又司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黄衣人歌

洪武五年中書右丞王溥奉命督工取材於建昌至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訖不見溥遣人來言上以事涉妖妄不之信細按其語龍蟠虎踞本金陵舊語赤帝爲漢而漢高祖以乙未稱漢王我太祖亦以乙未渡江建元帥府用李善長汪廣洋等爲僚屬與蕭曹正同六朝之祚訖於陳後主貞明之乙酉自此金陵不復爲正統都城至太祖

始定鼎恰七百八十年比文皇靖難師入則距陳亡時八百十三年正所云八百終而王氣復者文皇即位已決都燕之計重華紹唐正合二祖堯舜相傳故事蓋於兩朝開緒靡弗合者意黃衣者固即周顛仙張三丰之前茅而陳希夷邵堯夫劉秉忠輩之後身也因閱史僭爲解之

宮殿被災

永樂十九年辛丑夏四月初八日庚子三殿災正統十四年己巳夏六月南京宮殿災宏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兩宮災正德九年甲戌正月乾清宮災嘉靖二十年

辛丑夏四月辛酉九廟災嘉靖二十六年丁巳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門并三殿午門災嘉靖四十年辛酉十一月萬壽宮災萬歷二十四年丙申三月初九丙子南宮災萬歷二十五年丁酉六月十四日戊寅三殿災其年月支干俱巳酉午戌及丙丁戊辛說者以爲此天道實爲之竊不敢謂然今按宮殿被災惟世宗丁巳與今上丙申丁酉尤爲酷烈前殿正殿雖燬而外門尚存若非大慶及朔望升殿尚可御門行常朝之禮今禁廷一望俱爲瓦礫之場殊非盛朝景象然世廟與今上正值倦勤靜攝之時警蹕傳呼久已絕響雖天心示儆或者

畢于心固與天通耶今一切大禮俱改行於文華殿偪窄淺隘大損觀瞻憶嘉靖丁巳之災至壬戌年已落成相去僅五六年今鑛稅流毒遍滿區宇動以三殿兩宮大工爲辭且云停止有日正不知告竣何日也

清明日天變

成化六年庚寅二月二十八日爲清明節節後三日辰時都下大風從西北起下雨如血天色如絳紗日色如暮夜室中非燈燭不能辨直至午末間始開朗後至隆慶元年丁卯二月十八日清明節是日驟寒如窮冬至晚大風雪京師城內九門凡凍死者一百七十餘人崇文門下有輿中婦人并所抱孩子俱僵死并輿夫二人

亦仆俄亦偃踣不復活去成化凡九十八年暮春有此異事不知徵驗何屬

聖主徵應

孝宗初在東宮以萬貴妃相阨日在危疑値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忽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戊時又震五日丑時又震十三十四日又各震一次十九日震二次內靈臺奏泰山震方此靑宮不安之象憲宗大悟立命選婚儲位從此益安至宏治十八年春朝鐘新成其鈕忽絶奉天門寶座之石忽自裂至五月初九日上已大漸忽黃霧四塞加以大風咫尺不辨

午後上遂升遐益龍潛之年與鼎湖之年山岳金石以至風霧各著靈異如此宜其列聖中第一聖也

婦人髭

婦人有髭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洒媼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髭尺餘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髭三寸餘見之邸報鄱陽邸婦人美髭人呼爲三鬚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間廣陽郡王童貫頷下鬚數十莖他不多見本朝太監劉馬兒爲帥西征臨戎必戴假鬚以合其衆益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陣耳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爲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妒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武陽侯樊市人不能爲人元魏仇各齊生非男北齊臨漳令李庶之天閹隋大將軍楊約之爲虜所傷皆是也本朝藩王則楚王英㷿亦傳閹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閔工部夢得俱云隱宮無嗣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國初太常卿邱元清以辭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間戚畹李文

進以隨侍今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賜蟒玉即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年讀書苦思慾自去睪丸又聞嘉靖末年閹人戶部主事柯維麒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專功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馮開之祭酒及于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宋宦官梁師成自託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晉王濟熺事腐刑爲郕府典寶以潛邸恩陞太監尊寵一時其宦績竟與司馬遷無異却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

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爲順帝所閹後
官至樞密院使大貴用事此夷虜之俗與元魏制彷彿

牡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
所信近日有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之雄黑猿
多有化爲雌者余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紿及見嘉靖
間吳興王濟若曰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横州山中猿皆
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壯者
交輙孕此王在彼中所親見者盍其地凡爲猿者皆然
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但既白之後爲牡

爲牝遂不得而知矣然則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非目覩者斷不可臆斷○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孳尾如恒獸古語益難盡信

並蒂瓜

史云洪武五年句容民獻二瓜俱同蒂禮部尚書陶凱奏曰句容上祖鄉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穗連理合歡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以歸德於朕朕不德不敢當且草木之祥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但賜其民錢一千二百而已史不著其民姓名按其民爲張觀產瓜未幾兄弟坐事并斬於市太

祇此異識不必書更似有先知之者焉意者同常門路之
孽之象歟近日民間池塘開並頭蓮者俱非吉徵如嘉
靖九年楊石淙相公家并丁卯橋及他莊三處開蓮俱
作並頭人以爲名還吉兆秋八月楊以疽背卒且予所
見開並蒂蓮家其人多夭亡不特楊也又頃甲辰歲湖
廣撫臺署中池內有蓮一莖開七花楚中士人盛爲詩
歌美之是年撫臣趙寧宇遷尚書人以爲瑞蓮休徵至
閏九月有宗室之變趙殞于非命去蓮瑞亦僅數月耳
○嘉靖十年曲周縣產瓜並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者一
縣丞侯廷訓繪圖以獻上奇之以示禮部以爲本支繁

衍之兆上親獻內殿時前星尚未耀也踰年而生哀冲
太子然彌月後即薨安見其瑞耶

致大鳥

後漢楊震以忤嬖倖死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此忠直所致至震孫奇爲侍中靈帝問曰朕何如桓帝奇對以陛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曰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此不過忿極之言乃於楊斛山驗之斛山名爵嘉靖間爲御史時方以言爲諱爵獨抗疏指上過舉語甚切直下獄拷掠無完膚瀕死者數次救爵者周天佐至不勝楚毒死爵錮獄久忽遇赦放

逮抵家甫一夕復捕至仍錮之前後在錦衣獄七年始赦歸未幾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殆將死乃自爲墓誌果卒爵爲陜西之富平人豈關西肖裔耶何其亦致大鳥也漢靈之爲靈其言乃驗於千載後亦異矣隆慶初贈光祿少卿人尙以未得謚爲歉近已謚忠介矣

鬼怪

凶宅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

有祟也遂寫不數月妖魔百出時龍虎山眞人在都面請手書一符懸中堂鎭之是夜魅投兎石嵓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假南還此房爲京師富人徐姓善所得重搆華亮以餽吏部侍郎徐檢菴侍郎先與先人比隣至是拓爲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姓善坐他事被籍沒此房亦爲官物矣葢自嚴相以迄姓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爲邪魅所窟穴也先是春月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土梨亦他徙覩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蠛則亟掩

之見古矣○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爲史官時從里居補官入都僦居亦敞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燃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果一日拆坑則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骼京中往往有之

土司

人化異類

隆慶間雲南隴川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俱化爲虎殘害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程記

云百夷家畜一撥斯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即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爲醢然其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又夷人中有號爲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輒變異形或犬或豕或驢之屬於人墳前拜之其尸即出爲彼所食蓋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百夷爲熟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隴川之西俱爲滇中內地而幻化醜穢乃爾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於鬼噬人魂則未之前聞其亦蜮射人影之類歟至於拜塚吞骼則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即僰夷以音相近訛稱○又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斯○菽園襍記

云北方老婦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有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婦如此其家嚴之室中蓋西南夷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非種族矣

夷兵

土司兵最不宜調其擾中國甚於胡虜嘉靖間倭警調陽麻兵調瓦氏狼兵俱貽害東南最慘而終不得其用頃救朝鮮又赦播州楊應龍之罪調其兵五千半途不用遣歸以此恨望再叛正德間流賊劉六劉七之亂亦調永順保靖兩宣慰兵協勦一路聚劫人不能堪流賊

戲謂我民曰吾輩來不過爲汝梳彼土司兵乃爲汝篦矣蓋詆其搜剔之愈密也○應龍播州宣慰司

土司文職

本朝設土司除知府知州知縣俱文職其品秩一如流官此外夷官則有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蠻夷長官司俱爲文官隷吏部文選司除授是宜竟爲左列矣然查會典則又不然戶部所開州縣凡宣慰司三僅四川之播州屬焉四川宣撫司三一屬戶部二屬兵部長官十六司屬戶廿九司又屬兵何也在雲南之宣慰司凡七俱在徼外即朝貢亦不盡如期而亦載之戶部

版圖中柳異矣至若湖廣一省則永順保靖二宣慰以至四宣撫九安撫及諸長官司又俱隸兵部無一入戶曹者而貴州宣慰一司則又屬戶部矣似此職掌分裂當以守土受軍民者與掌兵不同耶但自宣慰而下既爲文臣何以俱屬都司鈐轄又如雲南之瀾滄軍民指揮使司乃武官也何以又統浪蕖州文官耶此皆官制之紊當議者且宣慰司雖從三品文職終是夷人嘉靖末年以獻大木功加承順致仕宣慰彭明輔爲都指揮使則文而以武優之是矣其子彭翼南先以倭功加右參政至是又加雲南右布政使遂躋藩臣極品若正德

間加播州宣慰使楊域爲四川按察使是以綱紀重臣下領夷酋抑更異矣

緬甸盛衰始末

緬甸古朱波地漢謂之撣國和帝永元中其王獻新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或云即大秦國也唐謂之驃國貞元中亦來朝獻宋謂之緬國元世祖征服之大德中封爲緬國王其地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所謂緬中五城也地在騰衝西南千餘里其夷柔而詐屋廬象馬舟楫之類俱備又製緬鈴爲媚藥中第一種其最上者値至數百金中國珍爲異寶男子

善浮水縮髮於頂以青白布纏之婦之髻縮於後不施脂粉專事佛有大事則抱佛說誓或詣僧決之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書之次用貝葉謂之緬書西南諸夷文契皆用之其國最爲廣大本朝洪武間遣使往諭尚稱爲緬國二十九年始內附入貢永樂元年緬甸頭目那羅塔遣使郎尋蹇來朝貢方物以木邦孟養阻遏貢道爲辭上優詔答之爲開立緬甸宣慰司以羅塔爲宣慰使未幾羅塔加兵孟養殺其宣慰刀木旦事聞上嚴諭之始以地歸孟養五年又違父遺命奪其弟馬者速所轄地其弟來訴上又鐫戒令還弟資產不聽既而木邦

宣慰罕賓法代孟養報仇破緬城寨二十餘處獲其象馬諸物以獻上受之時永樂十一年也其後入貢屢愆期朝廷亦不深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為木邦所殺至宣德五年緬甸宣慰莽得刺貢方物蓋斯加子也自是始以莽為姓宣德八年莽得刺欲殺東倘長官其子入奏得刺又奏木邦宣慰罕門法入境朝廷兩解之正統元年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孟養及緬甸欲盡有其地雲南總兵沐晟奏之上命計議撫捕蓋麓川之征張本於此矣正統三年大征麓川命土官協勦至七年任發大敗走過金沙江緬甸宣慰男卜刺浪馬哈省速剌

以兵夾攻任發走入緬爲莽得剌所得因之阿瓦城奏請并其子思機法械送仍要中國分以麓川故地雲南屢檄往取未發至十年十二月以兵臨之以地賂之始以任發副千戶王政殺之函首入獻尋機法又叛景泰二年緬人入麓川又執思機法以去至五年三月獻俘於朝自是麓川與緬世爲血仇成化中麓川有遺孽思陸發者思任少子也以兵入孟養據其地又取緬甸之聽盞等城緬甸遂微弱不振宏治元年緬甸宣慰卜剌浪奏成化間嘗給金牌信符不戒於火乞并批文底簿及勘合給賜詔如其請進貢頭目奏此行路經孟養恐

爲思陸發所阻乞官兵護送上又許之至嘉靖五年孟養夷酋思倫攻緬甸破阿瓦城虜其宣慰莽紀歲殺掠無算遂與木邦酋罕列瓜分其地詔遣永昌府知府嚴時泰往諭之不聽紀歲竟爲孟養及孟密土酋思眞所殺其幼子名瑞體者本名嗟喇避思倫難奔洞吾且二十餘年洞吾與古喇相近古喇酋兄弟相攻瑞體和解之遂部署衆夷絕其道路二夷皆死盡有其地緬自此復盛瑞體巳并有古喇因以兵脅服鄰國至嘉靖三十年遂入孟養八百老撾於是緬勢益張即木邦先以征緬功受賞搆怨非一日至是亦臣服於緬反爲嚮導以

窺中國矣至嘉靖三十九年而孟密酋思眞與其子思
漢相繼死嫡庶爭立境內大亂蹉喇爲報父仇乃納思
漢之次子思琢爲壻遣孟密教以篡國奪其兄思宋印
因假道以攻孟養迤西諸夷必盡復世仇而後已會所
遣將卓吉爲乃頭目別混所殺瑞體大怒自將征之生
擒別混父子於是威振諸夷隴川千崖南甸三土司亦
聽其役屬矣隆慶六年隴川宣撫司目把岳鳳殺其主
多士寧投緬至萬歷四年緬遂大舉入寇攻迤西至雲
南副使羅汝芳拒却之至七年緬兵破迤西據有其地
至十年岳鳳以緬兵破千崖宣撫司執土婦罕氏以去

未幾緬酋莽瑞體病死體生時值大雪惟瑞屋上獨無夜居室燁燁有光及長沈鷙狡譎善用兵信賞必罰故孑然亡命拓地萬里滇為之儆既死子應裏嗣事尤險詐有謀畧瑞體展土開疆多賴其力十一年緬酋莽應裏糾隴川賊岳鳳寇順寧破施甸猛淋蓋達諸寨殺掠無算詔以劉綎為游擊將軍鄧子龍為參將會諸夷兵共擊大破之俘岳鳳至京寸磔之應裏遁去十五年緬酋應裏復攻迤西陷密堵送速二城金騰兵備李材擊破之復二城時劉綎鄧子龍功居多至十八年緬入孟養二十年緬入蠻莫鄧子龍擊却之二十年緬又入蠻莫

破等練城與投緬叛兇猛卯多俺諸酋首分道入寇巡撫陳用賓廣南知府潘文昌議於騰衝築關城凡八以防緬深入二十一年始擒其將多俺斬之用賓復檄屬國暹羅同攻緬暹羅陽諾之然畏緬不敢加兵也二十三年應裏託孟璉孟艮二土司爲請納欵朝議許之比差官賚銀幣以往旣至境託詞不受其侮慢不恭至此至二十七年緬攻孟養三十年緬又攻蠻莫土官思政敗奔內地緬以重兵入滇索之撫臣大懼斬思政首畀之緬乃益驕三十一年緬酋雍罕始遣使欵貢雍罕者應裏子三十四年緬酋阿瓦攻圍木邦宣慰司我軍不

能救遂失之因是五宣慰司復盡爲緬所陷而廟堂置
不問矣此後緬地轉大幾埒天朝凡滇黔粵西諸邊裔
謀亂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漁人之利爲西
南第一逋逃藪識者憂之按瑞體初年衆無一旅寄食
異邦奮臂一呼修復舊業轉弱爲强蠶食殊鄰威行蠻
服其材亦何下慕容垂趙元昊哉應裏少有父風出奇
制勝益鬬故封雲南自此虗耗矣此父子者雖聖朝之
猰㺄亦酋豪之騏驥也雲南所統自府州縣外被聲教
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撫司其底馬撒與大古剌靖安
三慰久爲緬所奪滇中可以調遣者惟車里等五夷并

緬甸爲六慰與南甸等三宣撫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盡入緬輿圖中他時南中倘有徵發嚴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漢之張裔被縛送吳天寶之李宓全軍俱覆非前車耶迤西者蓋俗名實孟養宣慰司也世爲刀姓正統間爲麓川所侵奪訴於朝王驥因而三出師迨思任走匿胡議以孟養故地賂緬人緬始以思任獻既而思陸復取孟養土私據之於是孟養宣慰司不復在屬國之列矣宏治初例繳外夷金牌信符兵部忘舊事亦誤給孟養於是思氏遂自立爲酋長屢請復稱宣慰朝廷不許然與緬爲世仇自緬再盛無歲不攻之亦互有勝

負至萬歷十三年始許降稱孟養長官司按麓川之滅兆於孟養之入訴其酋父子相繼斧鑕矣彼思陸者以逆子遁誅潛復舊起復父祖仇恥反奪其地據爲己有雖故封失守而取償於仇鄰再領民社者又將二百年思氏之有後亦何減莽瑞體哉是皆未可以夷裔忽之也○孟養舊名蒙樣

六慰

雲南徼外土官以永樂二年給銅鑄信符又給勘合如外國蓋例外得之者僅六宣慰司曰車里曰木邦曰緬甸曰麓川平緬曰八百大甸曰老撾視他宣慰加重初

四夷館通事僮譯外國惟緬甸亦設數名其後八百亦如之蓋二司於六慰中又加重焉凡宣慰差人俱稱頭目惟木邦及緬甸凡有陶孟及招綱等名孟養司又有招入俱夷稱本朝亦因其俗不以華音釐正館中譯字官於是失職矣

大古喇

大古喇亦稱宣慰不在六慰中與底馬撒最先爲緬甸所得其先世不知所起亦不知何姓按今禁中諸香極重古喇水爲眞龍涎之亞其價超蘇合油薔薇露加倍即其國所産耶又歐陽永叔歸田錄云西南夷法錦有

鬻至中國者其上織梅聖俞春雪詩眞寶玩也其地卽古喇亦名古剌錦殆謂是歟自嘉靖中葉見吞於緬久不入貢矣薔薇露夷言爲阿剌吉今中國人能僞爲之然其芬馥滅眞者遠矣永樂四年大古剌土酋發的瀖那入貢立宣慰司又立小古剌爲長官司洪熙元年底馬撒宣慰使司署司事妹壻跌倒怕莽入貢此後不復再見

老撾之始

老撾者俗呼撾家亦六慰之一本古越裳氏之國自周後不復通中華至本朝永樂初年始備方物入貢因爲

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其地在雲南徼外去八百媳婦二千餘里爲六慰盡處稱中國皇帝爲天旺蓋天王之訛也其俗自來無姓竊意姬公何等聲教越裳已列王會何獨吝錫氏耶其酋居高樓見人不下即天朝使客至彼亦然又酋長每代止生一子襲爵絕不生女亦無支子此土司之極怪者至萬歷二十六年遣使入貢且請給新印上允其奏重鑄老撾軍民宣慰司印賜之近聞亦入於緬矣宣德十年老撾宣慰司遣使刀攬掌入貢景泰元年宣慰刀線歹死其子板雅蘭掌者襲職宏治十二年老撾土舍招攬章遣使入貢幷請金牌信

符嘉靖九年老撾宣慰招攬章上疏言安南事狀嘉靖四十四年老撾宣慰怕雅箇章獻馴象然終不曉其何姓

老撾反覆

永樂二年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刀線歹遣人護送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訴胡季犛胡查父子篡逆之罪請上弔伐上命納而廩之未幾安南使至上出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皆下拜感泣則老撾實能於交阯興滅繼絶其加意鄰邦甚厚及天平歸國胡查兵殺之上大怒興師南征邊臣又奏老撾刀線歹與安南交通上

勑責讓何也及交阯黎利第三次反逆時爲宣德二年南征大帥安遠侯柳升卒於軍保定侯梁銘戰死王師大衂黎利又上表請降云陳氏有陳暠者爲故主陳日熥三世嫡孫竄身老撾者二十年欲立之以事中國上許之命罷兵則老撾又再造安南人也陳暠既立巳入貢奉矣宣德三年四月雲南總兵沐晟復奏刀線歹協助交阯罪不可容上命不必深究又閱月而黎利以本年正月陳暠病死上告矣上以師老兵疲遂廢交阯布政司以黎利權署國事然則老撾反覆狡猾始終與胡氏黎氏朋比以侮天朝眞夷酋中之窮奇檮杌也朝

議既棄安南交人益肆舉兵侵老撾竟欲郡縣之不意為老撾所敗喪失無算正統間又舉兵攻老撾殺其宣慰板雅簡章八百夷來援安南又敗歸於是與交阯仇不解矣

夷酋三公

夷酋得王號者如瓦剌之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安樂王禿孛羅至近日北虜順義王俺答之屬皆以寄秩羈縻之耳若忠勇王金忠直以胡人仕於朝得授王爵最為異典然自永樂至洪熙始拜太子太保蓋官秩之不輕畀如此惟永樂十一年封韃靼夷酋阿魯台為

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和寧王則直拜三公且勳階與在
朝文武同號最爲殊寵又賜以誥命金印金盔鞍馬文
綺羢錦又封其母爲和寧太夫人妻爲和寧王夫人俱
有賜誥是時文皇方將討兀剌故褒賞以攜其交至永
樂二十年魯台遂叛是以文皇三大征之後宣德間爲
兀剌所殺蓋負上恩寵敢逞螳臂卒致屠滅而金忠實
貫考終一如勳舊順逆之報不爽矣

土教官

土官以文職居任與流官同稱者自知府以下俱有之
惟教職必用朝廷除授蓋以文學非守令比也惟宣德

間有選貢李源爲四川永寧宣撫司人入監宣撫蘇奏本司生員俱土獠朝家所授言語不通乞如雲南鶴慶府事例授源教職上允之命源爲本司訓導蓋是時滇蜀皆有之然皆夷方也又江西泰和縣學儒生王穉爲本縣訓導則王文端直子也時文端正任禮部侍郎在內閣亦宣德年事則異甚矣又土官之設惟雲貴川湖及廣西而廣東瓊州府亦間有撫黎之土縣佐若內地則絶無惟江西贛州府安遠縣信豐縣會昌縣內四巡司各置流官一員土副巡檢一員以土人李梅五等爲之亦宣德間事從巡撫侍郎趙新之言也又成宏間贛

州之龍南縣又設土官主簿一員則不憶何年開裕再考〇成化間廣東瓊州府感恩縣有土官知縣姜鑑又永樂三年秋七月刑部都給事中楊宏升陝西左布政使宏西安人疏辭不允則土人任本處藩伯其後以兵事拜督撫隸本土者蓋不可勝紀矣

土官承襲

武官襲替例有貲爲憑其紀載生時鄰佑及收生婦人甚詳蓋防異姓假冒及乞養之溷也近世作僞者多憑空揑造苟得金錢兵部武選司吏胥概爲准行誰訐奸弊可恨然仗此爲隄防稍杜爭競至於土官則全憑宗

支一圖爲據今惟雲南布政司貯有各土司宗系以故襲替最便而貴州廣西諸土官竟自以所藏譜牒上請以致彼此紛爭累年不決稱兵搆難而不肯監司又借以收漁人之利此最大弊事

外國

華人夷官

弇州紀琉球國相程復以饒州人爲琉球相四十年至年八十乞致仕歸故鄉許之命以相國兼長史賜四品服以爲奇事然正統元年更有爪哇國入貢使臣名財富八致滿榮者自稱福建龍溪縣人姓洪名茂仔取魚

爲業被倭虜去逃至瓜哇爲改今名遣充使進方物今
乞復業上命給口糧脚力送還其家正堪與程復作對
時瓜哇同遣使臣名郭信其國王名揚惟西沙上賜特
勑具海船遣回并以永樂間眞臘等十一國貢使附之
同行至正統三年瓜哇使臣亞烈馬用良通事良殷南
文旦奏臣等俱福建龍溪人因漁飄墮其國今殷欲與
家屬同來者還鄉用良文旦欲歸祭祖造祠堂仍還其
國上命殷冠帶還鄉間住用良文旦但許祭祖葢援洪
茂仔例也宏治十年又暹羅國通事奈羅自言爲福建
清流縣人因渡海飄至其國今使回便道乞展墓歸國

許之至正德間鄞人宋素卿爲日本國王壻更異矣○成化十三年暹羅使臣坤祿群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入貢其名美亞者汀州士人謝文彬也官拜岳坤郎中華學士

外夷誇誕

小說載仙居落成稱淸寧幾千幾百幾十年此齊諧虞初之說與道經所云赤明開皇諸年號相類非實有其事宋世日本國僧來朝云其國一姓相傳已千餘年然亦未可信惟本朝宣德七年爪哇國入貢其移文乃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號其果爲一姓與否亦

並詰問但如此誇誕近於戲侮當時典屬國者何以不拒回想慮失遠人之心耶

也先誇國寶

景帝四年北虜也先已弒其主自立至是遣使通書朝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者華言天聖也末稱天元元年其紀號鄙俚不經甚矣書中言凡受天命已得其位盡有其土地人民及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且致意於太上皇帝帝加禮宴賞答書仍稱為瓦剌可汗時也先氣已驕盈敢為嫚書幾同敵國然而不言獻璽也迨天順元年則也先已授首太師孛來與阿哈

剌知院以上復辟遣使來奏欲將寶璽來獻上諭之曰
爾欲獻傳國寶此意可嘉但此寶已失眞即眞亦秦始
皇所造不祥之物我朝自有祖宗相傳之寶亦不用此
其進與否任從爾便北虜自此心折此後不敢復言進
璽矣然先朝已有之永樂八年上諭太師阿魯台曰爾
言元氏子孫已絕瓦剌非有誠心歸附故不獻傳國寶
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主天下豈有此寶如必以此爲寶
則元氏當永保天位何至衰敗如此今脫忽歹等回特
遣使偕行諭朕意時阿魯台方强盛故峻詞折之至宣
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歡殺魯台得其玉璽遣使朝貢

入請獻之上報曰王克紹先志遣人進馬具見勤誠殺
阿魯台尤見克復世仇欲獻玉璽亦悉王意然前代傳
世之久歷年之永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大哉
王言與成英兩朝聖諭雖嚴婉不同皆千古卓見

奉使伏飾

工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自洪武二十八年奉使西域
留撒馬兒罕者十有三年至永樂五年始遣使臣送還
安等因言元帖木兒駙馬已死哈里嗣之仍帖木兒之
孫上乃命發使往祭而賜哈里璽書銀幣安等僅以原
官改禮科其賞比之蘇屬國更薄是時胡文穆黃文簡

西楊東楊在政府蹇忠定爲冢宰皆建文故臣豈愧見仗節之士故有意抑之耶○先是洪武二十七年撒馬兒罕遣使奉表貢馬二百疋其表中頌上聖德光明廣大昭若天鏡又云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中心豁然光明恭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明光徹照之可知世事故表文云然上因而遣使荅之但其國本古罽賓國與蒙古道里隔絶何以知彼國駙馬事且旣向化歸誠又何以久留使臣史皆不言其故及覯周王孫睦㮮爲安傳乃云安奉使時酋長諷安使降安叱之因留不廷凡十三年備嘗艱苦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并

獻名馬珠玉以謝歸時以老病乞骸上賜一品服致仕仍月給米十二石夫八人宣德四年卒上遣官祭仍治葬據此則安之寵數厚矣然考之曾襄敏棨所爲傳安西游勝覽詩卷序則殊不然安字志道世爲中州名家太祖方懷遠人乃遣安往使出玉關八百里往流沙二千餘里至哈迷哩涉瀚海又千三百里至古高昌又西行至亦剌八里自此水皆西流又西三千里始至撒馬兒罕其王與羣下驕倨欲誇其土地之廣遣人導安西至討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還至黑魯諸城計萬千餘里凡六年反其國以終不爲屈遂不遣至

其主死始得還蒙給祿免朝又屢出使西域馬哈麻諸國皆入貢獅子名馬珍寶既而以母夫人年高俾之奉養因不復遠出遣使戶部侍郎王瀹送安祭掃序曰公竣事還朝文皇屢加賞賜第東華門外宣德二年追崇先考封母安人許歸祭掃是安歸後又仕宦出使二十餘年初未嘗告老並無一品服人夫之賜死後亦不聞賜祭葬也睦桴過侈其鄉人近陳眉公又因其說而筆之未及詳考耳

奉使被議

累朝以奉使被譴者不勝紀即今上己卯以後京西兵

事起奉命出使者多以不能其職得罪初火倫擾於西北上用廷議遂倚從有時名者閱視九邊楚中周二魯（宏禴）以尚寶少卿兼御史使寧夏事竣薦副總兵哱拜可為大將軍拜本降虜以善戰知名次年鎮兵殺撫臣以叛推拜為主朝議責周不能先事發覺謫為典史中午年關白事興行人司晉臺（憲）奉使遼東司中州人負氣而躁妄自尊大為撫臣趙楫所怒讒發其受將領賂遺至盡追沒其參貂等物丁酉年楚人職方主事丁元甫（應泰）以簡命贊畫遼左與督臣邢少保不咸時給事中澤州人徐涵翼（觀瀾）奉使勘功至則與丁協力傾在

事諸文武軍中數十萬人皆切齒恨之遂爲朝鮮人所訐至揭榜指涵碧爲天朝賊臣約日殺之丁徐俱棄使事逃歸已亥大計丁坐貪徐坐浮躁斥降去此數君俱才諝著聞以出疆僨事一時同入廢籍且近在七八年間皆一蹶不復振云同時使日本者有臨淮侯應襲李宗城亦爲沈惟敬所紿盡棄其節印宵遁歸坐斬繫獄後赦出遣戍其人尤猥下不足紀也

奉使不行

正德初封占城國世子沙古卜落爲王給事中李貫以次當行祈之於劉瑾得免乃改命禮科都給事中于聰往

甫數日而瑾敗聰上言其故上仍命貫往貫至徐州遇盜刺其髮奏乞俟髮長乃行上許之貫後至廣東托故不行延至七年不發乃議令其國人領封册歸貫還京其被髡真偽既不可知而抗違君命貽笑異域漫不加罪當時之政令可知矣○嘉靖間給事中吳時來奉使琉球國得旨未行因疏劾嚴相廷杖遣戍人謂其借題避遠差役起爲左都御史被劾及役後奪謚尙指其抗疏爲規避云

野獲編補遺卷四終